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五十六回 子牙設計收九公

散宜生出城，來至湯營，對旗門官曰：「轅門將校，報與你鄧元帥得知：岐周差上大夫散宜生有事求見。」軍政官報進中軍：「啟元帥：岐周差上大夫有事求見。」鄧九公曰：「吾與他為敵國，為何差人來見我！必定來下說詞，豈可容他進營，惑亂軍心。你與他說：『兩國正當爭戰之秋，相見不便。』」軍政官出營，回覆散宜生。

宜生曰：「『兩國相爭，不阻來使。』相見何妨？吾此來奉姜丞相命，有事面決，非可傳聞。再煩通報。」軍政官只得又進營來，把散宜生言語對九公訴說一遍。

九公沈吟。傍有正印先行官太鸞上前言曰：「元帥乘此機會放他進來，隨機應變，看他如何說，亦可就中取事，有何不可？」

九公曰：「此說亦自有理。」命左右：「請他進來。」旗門官出轅門，對散宜生曰：「元帥有請。」散大夫下馬，走進轅門，進了三層鹿角，行至滴水簷前。

鄧九公迎下來。散宜生鞠躬，口稱：「元帥！」

九公曰：「大夫降臨，有失迎候。」彼此遜讓行禮，二人遜至中軍，分賓主坐下。鄧九公曰：「大夫，你與我今為敵國，未決雌雄，彼此各為其主，豈得徇私妄議。大夫今日見諭，公則公言之，私則私言之，不必效舌劍唇槍，徒勞往返耳。予心如鐵石，有死而已，斷不為浮言所搖。」

散宜生笑曰：「吾與公既為敵國，安敢造次請見。只有一件大事，特來請一明示，無他耳。昨因拿有一將，係是元帥門婿；於盤問中，道及斯意。吾丞相不忍驟加極刑，以割人間恩愛，故命宜生親至轅門，特請尊裁。」

鄧九公聽說，不覺大驚曰：「誰為吾婿，為姜丞相所擒？」

散宜生說：「元帥不必故推，令婿乃土行孫也。」

鄧九公聽說，不覺面皮通紅，心中大怒，厲聲言曰：「大夫在上：吾只有一女，乳名嬋玉，幼而喪母。吾愛惜不啻掌上之珠，豈得輕易許人。今雖及笄，所求者固眾，吾自視皆非佳婿。而土行孫何人，妄有此說也！」

散宜生曰：「元帥暫行息怒，聽不才拜稟：古人相女配夫，原不專在門第。今土行孫亦不是無名小輩，彼原是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門下高弟；因申公豹與姜子牙有隙，故說土行孫下山，來助元帥征伐西岐。昨日他師父下山，捉獲行孫在城，因窮其所事。彼言所以，雖為申公豹所惑，次為元帥以令愛相許，有此一段姻緣，彼因傾心為元帥而暗進岐城行刺，欲速成功，良有以也。昨已被擒，伏辜不枉。」

「彼再三哀求姜丞相、彼之師尊懼留孫曰：『為这一段姻緣，死不瞑目。』之語。即姜丞相與他師尊俱不肯赦，只予在傍勸慰：豈得以彼一時之過，而斷送人間好事哉！因勸姜丞相暫且留人。宜生不辭勞頓，特謁元帥，懇求俯賜人間好事，曲成兒女恩情，此亦元帥天地父母之心。故宜生不避斧鉞，特見尊顏，以求裁示。倘元帥果有此事，姜丞相仍將土行孫送還元帥，以遂姻親，再決雌雄耳。併無他說。」

鄧九公曰：「大夫不知，此土行孫妄語耳。行孫乃申公豹所薦，為吾先行，不過一牙門裨將；吾何得驟以一女許之哉。彼不過借此為偷生之計，以辱吾女耳。大夫不可輕信。」

宜生曰：「元帥也不必固卻。此事必有他故。難道土行孫平白與此一番言語，其中定有委曲。想是元帥或於酒後賞功之際，憐才惜技之時，或以一言安慰其心，彼便妄認為實，作此痴想耳。」

九公被散宜生此一句話，買出九公一腔心事。九公不覺答道：「大夫斯言，大是明見！當時土行孫被申公豹薦在吾麾下，吾亦不甚重彼；初為副先行督糧使者，後因太鸞失利，彼恃其能，改為正先行官。首陣擒了哪吒，次擒黃天化，三次擒了姜子牙，被岐周眾將搶回。」

「土行孫進營，吾見彼累次出軍獲勝，治酒與彼賀功，以盡朝廷獎賞功臣至意。及至飲酒中間，彼曰若是早用為先行，取西岐多時矣。那時吾酒後失口，許之曰：『你若取了西岐，吾將嬋玉贅你為婿。』一來是獎勵彼竭力為公，早完王事；今彼既已被擒，安得又妄以此言為口實，令大夫往返哉？」

散宜生笑曰：「元帥此言差矣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況且婚姻之事，人之大倫，如何作為兒戲之談？前日元帥言之，土行孫信之；土行孫又言之，天下共信之；傳與中外，人人共信，正所謂『路上行人人口似碑』。」

「將以為元帥相女配夫，誰信元帥權宜之術，為國家行此不得已之深衷也。徒使令愛千金之軀作為話柄，閨中美秀竟作口談。萬一不曲全此事，徒使令愛有白頭之歎。吾竊為元帥惜之！今元帥為湯之大臣，天下三尺之童無不奉命；若一旦而如此，吾不知所稅駕矣。乞元帥裁之。」

鄧九公被散宜生一番言語說得默默沉思，無言可答。只見太鸞上前，附耳說：「……如此如此，亦是第一妙計。」

鄧九公聽太鸞之言，回嗔作喜曰：「大夫之言深屬有理，未將無不應命。只小女因先妻早喪，幼而失教，予雖一時承命，未知小女肯聽此言。俟予將此意與小女商確，再令人至城中回覆。」

散宜生只得告辭。鄧九公送至營門而別。散宜生進城，將鄧九公言語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子牙大笑曰：「鄧九公此計，怎麼瞞得我過！」

懼留孫亦笑曰：「且看如何來說。」

子牙曰：「動勞散大夫，俟九公人來，再為商議。」宜生退去。

鄧九公與太鸞曰：「適纔雖是暫允，此事畢竟當如何處置？」

太鸞曰：「元帥明日可差一能言之士，說，『昨日元帥至後營，與小姐商議，小姐已自聽允；只是兩邊敵國，恐無足取信，是必姜丞相親自至湯營納聘，小姐方肯聽信。』子牙如不來便罷，再為之計；若是他肯親自來納聘，彼必無帶重兵自衛之理，如此，只一匹夫可擒耳。若是他帶有將佐，元帥可出轅門迎接，至中軍用酒筵賺開他手下眾將，預先埋伏下驍勇將士，俟酒席中擊盃為號，擒之如囊中之物。西岐若無子牙，則不攻自破矣。」

九公聞說大喜：「先行之言，真神出鬼沒之機！只是能言快語之人，隨機應變之士，吾知非先行不可。乞煩先行明日親往，則大事可成。」

太鸞曰：「若元帥不以末將為不才，鸞願往周營叫子牙親至中軍，不勞苦爭惡戰，早早奏凱回軍。」

九公大喜。一宿晚景次日，鄧九公陸帳，命太鸞進西岐說親。太鸞辭別九公出營，至西岐城下，對守門官將曰：「吾是先行官太鸞；奉鄧元帥命，欲見姜丞相。煩為通報。」守城官至相府，報與姜丞相曰：「城下有湯營先行官太鸞求見，請令定奪。」

子牙聽罷，對懼留孫曰：「大事成矣。」懼留孫亦自暗喜。子牙對左右曰：「速與我請來。」守門官同軍校至城下，開了城門，對太鸞曰：「丞相有請。」

太鸞忙忙進城，行至相府下馬。左右通報：「太鸞進府。」子牙與懼留孫降階而接。太鸞控背躬身言曰：「丞相在上：末將不過馬前一卒，禮當叩見；豈敢當丞相如此過愛？」

子牙曰：「彼此二國，俱係賓主，將軍不必過謙。」

太鸞再四遜謝，方敢就坐。彼此溫慰畢。子牙以言挑之曰：「前者因懼道兄將土行孫擒獲，當欲斬首；彼因再四哀求，言鄧元

帥曾有牽紅之約，乞我少緩須與之死，故此著散大夫至鄧元帥中軍，問其的確。倘元帥果有此言，自當以土行孫放回，以遂彼兒女之情，人間恩愛耳。幸蒙元帥見諾，俟議定回我。今將軍賜顧，元帥必有教我。」

太鸞欠身答曰：「蒙丞相下問，末將敢不上陳。今特奉主帥之命，多拜上丞相，不及寫書；但主帥乃一時酒後所許，不意土行孫被獲，竟以此事倡明，主帥亦不敢辭。但主帥此女，自幼失母，主帥愛惜如珠。況此事須要成禮；後日乃吉日良辰，意欲散大夫同丞相親率土行孫入贅，以珍重其事，主帥方有體面，然後再面議軍國之事。不識丞相允否？」

子牙曰：「我知鄧元帥乃忠信之士，但幾次天子有征伐之師至此，皆不由分訴，俱以強力相加；只我周這一段忠君愛國之心，併無背逆之意，不能見諒於天子之前，言之欲涕。今天假其便，有此姻緣，庶幾將我等一腔心事可以上達天子，表白於天下也。我等後日，親送土行孫至鄧元帥行營，吃賀喜筵席。乞將軍善言道達，姜尚感激不盡！」

太鸞遜謝，子牙遂厚款太鸞而別。太鸞出得城來，至營門前等令。左右報入營中：「有先行官等令。」鄧九公命：「令來。」太鸞至中軍。

九公問曰：「其事如何？」太鸞將姜子牙應允後日親來言語，訴說一遍。

鄧九公以手加額曰：「天子洪福，彼自來送死！」

太鸞曰：「雖然大事已成，但防備不可不謹。」

鄧九公分付：「選有力量軍士三百人，各藏短刀利刃，埋伏帳外，聽擊盃為號，左右齊出；不論子牙眾將，一頓刀剝為肉醬！」命趙昇領一枝人馬，埋伏營左；侯中軍砲響，殺出接應；孫焰紅領一枝人馬，埋伏營右；侯中軍砲響，殺出接應；太鸞與子鄧秀在轅門賺住眾將；後營小姐鄧嬋玉領一枝人馬，為三路救應使。鄧九公分付停當，專候後日行事。

子牙送太鸞出府歸，與懼留孫商議曰：「必須……如此如此，大事可成。」

光陰迅速，不覺就是第三日。先一日，子牙命：「楊戩變化，暗隨吾身。」楊戩得令。子牙命選精力壯卒五十名，裝作抬禮腳夫；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天、四賢、八俊等充作左右應接之人，俱各藏暗兵利刃；雷震子領一枝人馬，搶他左哨，殺入中軍接應；南宮适領一枝人馬，搶彼右哨，殺入中軍接應；金吒、木吒、龍鬚虎統領大隊人馬，救應搶親。

鄧九公其日與女嬋玉商議曰：「今日子牙送土行孫入贅，原是賺子牙出城，擒彼成功。吾與諸將分割已定；你可將掩心甲緊束，以備搶將接應。」

鄧九公陞帳，分付舖氈搭彩，俟候子牙。

子牙其日使諸將裝扮停當，乃命土行孫至前聽令。子牙曰：「你同至湯營，看吾號砲一響，你便進後營搶鄧小姐，要緊！」土行孫得令。

子牙等至午時，命散宜生先行，子牙方出了城，望湯營進發。宜生先至轅門，太鸞接著，報於九公。九公降階，至轅門迎接散大夫。

宜生曰：「前蒙金諾，今姜丞相已親自壓禮，同令婿至此；故特令下官先來通報。」

鄧九公曰：「動煩大夫往返，尚容申謝。我等在此立等，如何？」

宜生曰：「恐驚動元帥不便。」

鄧九公曰：「不妨。」彼此等候良久，鄧九公遠遠望見子牙乘四不相，帶領腳夫一行不上五六十人，併無甲冑兵刃。九公看罷，不覺暗喜。

子牙同眾人行至轅門，見鄧九公同太鸞、散宜生俱立候，子牙慌忙下騎。

鄧九公迎上前來，打躬曰：「丞相大駕降臨，不才未得遠接，望乞恕罪。」

子牙忙答禮曰：「元帥盛德，姜尚久仰芳譽，無緣未得執鞭；今幸天緣，得罄委曲，姜尚不勝幸甚！」只見懼留孫同土行孫上前行禮。

九公問子牙曰：「此位是誰？」

子牙曰：「此是土行孫師父懼留孫也。」

鄧九公忙致款曲曰：「久仰仙名，未曾拜識；今幸降臨，足慰夙昔。」懼留孫亦稱謝畢。彼此遜讓，進得轅門。子牙睜眼觀看，只見肆筵設席，結彩懸花，極其華美。

子牙正看筵席，猛見兩邊殺氣上沖，子牙已知就裏，便與土行孫眾將丟個眼色；眾人已解其意，俱襯上帳來。鄧九公與子牙諸人行禮畢，子牙命左右：「抬上禮來。」

鄧九公方纔接禮單看玩，只見辛甲暗將信香取出，忙將抬盒內大砲燃著。一聲砲響，恍若地塌山崩。鄧九公吃了一驚，及至看時，只見腳夫一擁而前，各取出暗藏兵器，殺上帳來。鄧九公措手不及，只得望後就跑。太鸞與鄧秀見勢不諧，也往後逃走。只見四下伏兵盡起，喊聲振天。

土行孫綽了兵器，望後營來搶鄧嬋玉小姐。子牙與眾人俱各搶上馬騎，各執兵刃廝殺。那三百名刀斧手如何抵當得住。及至鄧九公等上得馬出來迎戰時，營已亂了。

趙昇聞砲，自左營殺來接應，孫焰紅聽得砲響，從右營殺來接應；俱被辛甲、辛免等分投截殺。鄧嬋玉方欲前來接應，又被土行孫敵住，彼此混戰。不意雷震子、南宮适兩枝人馬從左右兩邊殺過來。成湯人馬反在居中，首尾受敵，如何抵得住；後面金吒、木吒等大隊人馬掩殺上來。

鄧九公見勢不好，敗陣而走；軍卒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鄧嬋玉見父親與眾將敗下陣來，也虛閃一刀，往正南上逃走。土行孫知嬋玉善於發石傷人，遂用繩仙繩祭起；將嬋玉繩了，跌下馬來，被土行孫上前綽住，先擒進西岐城去了。

子牙與眾將追殺鄧九公有五十餘里，方鳴金收軍進城。鄧九公與子鄧秀併太鸞、趙昇等直至岐山下方纔收集敗殘人馬，查點軍卒，見沒了小姐，不覺傷感。指望擒拿子牙，孰知反中奸計，追悔無及。只得暫扎住營寨。

子牙與懼留孫大獲全勝，進城，陞銀安殿坐下，諸將報功畢。子牙對懼留孫曰：「命土行孫乘今日吉日良時，與鄧小姐成親，何如？」

懼留孫曰：「貧道亦是此意，時不宜遲。」

子牙命土行孫：「你將鄧嬋玉帶至後房，乘今日好日子，成就你夫婦美事。明日我另有說話。」土行孫領命。子牙又命侍兒：「攙鄧小姐到後面，安置新房內去，好生伏侍。」

子牙命諸將吃賀喜酒席。鄧小姐嬌羞無那，含淚不語，被左右侍兒挾持住後房，土行孫上前迎接。嬋玉一見土行孫笑容可掬，便自措身無地，淚雨如傾，默默不語。

土行孫又百般安慰，嬋玉不覺怒起，罵曰：「無知匹夫，賣主求榮！你是何等之人，敢妄自如此？」

土行孫陪著笑臉答曰：「小姐雖千金之軀，不才亦非無名之輩，也不辱沒了你。況小姐曾受我療疾之恩，又是你尊翁泰山親許與我，俟行刺武王回兵，將小姐入贅。人所共知。且前日散大夫先進營與尊翁面訂，今日行聘入贅，丞相猶恐尊翁推托，故略施小計，成此姻緣。小姐何苦固執？」

嬋玉曰：「我父親許散宜生之言，原是賺姜丞相之計，不意誤中奸謀，落在彀中，有死而已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小姐差矣！別的好做口頭話，夫妻可是暫許得的？古人一言為定，豈可失信。況我等俱是闡教門人，只因誤聽中公豹唆使，故投尊翁帳下以圖報效。昨被吾師下山，擒進西岐，責吾暗進西城行刺武王、姜丞相。有辱闡教，背本忘師，逆天助

惡，欲斬吾首，以正軍法。吾只得把尊翁泰山晚間飲酒將小姐許我之事呈告，吾師與姜丞相摺指一算，知你我有紅絲繫足之緣，俱是周朝一殿之臣。

「今紂王無道，天下叛離，累伐西岐，不過魔家四將、聞太師、十洲三島仙眾皆自取滅亡，不能得志，天意可知，順逆已見。又何況尊翁區區一旅之師哉！古云：『良禽相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仕。』小姐今日固執，三軍已知土行孫成親。小姐縱冰清玉潔，誰人信哉。小姐請自三思！」

鄧嬋玉被土行孫一席得低頭不語。土行孫見小姐略有回心之意，又近前促之曰：「小姐自思，你是香閨豔質，天上奇葩；不才乃夾龍山門徒，相隔不啻天淵。今日何得與小姐覲體相親，情同夙覲？」

便欲上前，強牽其衣。小姐見此光景，不覺粉面通紅，以手拒之曰：「事雖如此，豈得用強！候我明日請命與父親，再成親不遲。」土行孫此時情興已迫，按捺不住，上前一把摟定，小姐抵死拒住。

土行孫曰：「良時吉日，何必苦推，有誤佳期。」竟將一手去解其衣。

小姐雙手推托，彼此扭作一堆。小姐終是女流，如何敵得土行孫過。不一時，滿面流汗，喘吁氣急，手已酸軟。土行孫乘隙將右手插入裏衣，嬋玉及至以手攔抵，不覺其帶已斷。及將雙手摺住裏衣，其力愈怯。土行孫得空，以手一抱，暖玉溫香，已貼滿胸懷。檀口香腮，輕輕緊搵。

小姐嬌羞無主，將臉左右閃賺不得，流淚滿面曰：「如是恃強，定死不從！」土行孫那裏肯放，死死壓住。彼此推扭，又有一個時辰。

土行孫見小姐終是不肯順從，乃給之曰：「小姐既是如此，我也不敢用強，只恐小姐明日見了尊翁變卦，無以為信耳。」

小姐忙曰：「我此身已屬將軍，安有變卦之理。只將軍肯憐我，容見過父親，庶成我之節；若我是有負初心，定不逢好死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既然如此，賢妻請起。」土行孫將一手摟抱其頸，輕輕扶起。

鄧嬋玉以為真心放他起來，不曾提防，將身起時，使用一手推開土行孫之手。土行孫乘機將雙手插入小姐腰裏，抱緊了一拎，腰已鬆了，裏衣逕往下一卸。鄧嬋玉被土行孫所算，及落手相持時，已被雙肩隔住手，如何得下來！

小姐展掙不住，不得已言曰：「將軍薄倖！既是夫妻，如何哄我？」

土行孫曰：「若不如此，賢妻又要千推萬阻。」

小姐惟閉目不言，嬌羞滿面，任土行孫解帶脫衣。二人扶入錦被，嬋玉對土行孫曰：「賤妾係香閨幼稚，不識雲雨，乞將軍憐護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小姐嬌香豔質，不才飲德久矣，安敢狂逞。」

一夜晚景已過。次日，夫妻二人起來，梳洗已畢。土行孫曰：「我二人可至前殿，叩謝姜丞相與我師尊撫育成就之恩。」

嬋玉曰：「此事固當要謝，但我父親昨日不知敗於何地，豈有父子事兩國之理！乞將軍以此意道達於姜丞相得知，作何區處，方保兩全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賢妻之言是也。伺上殿時，就講此事。」

話猶未了，只見子牙陞殿，眾將上殿參謁畢。土行孫與鄧嬋玉夫妻二人上前叩謝。

子牙曰：「鄧嬋玉今屬周臣，爾父尚抗拒不服。我欲發兵前去擒勦，但你係他骨肉至親，當如何區處？」

土行孫上前曰：「嬋玉適纔正為此事與弟子商議，懇求師叔開惻隱之心，設一計策，兩全其美。此師叔莫大之恩也。」

子牙曰：「此事也不難。若嬋玉果有真心為國，只消得親自去說他父親歸周，有何難處。但不知嬋玉可肯去否？」

鄧嬋玉上前跪而言曰：「丞相在上：賤妾既已歸周，豈敢又蓄兩意。早晨嬋玉已欲自往說父親降周，惟恐丞相不肯信妾真情，致生疑慮，若丞相肯命妾說父歸降，自不勞張弓設箭，妾父自為周臣耳。」

子牙曰：「我斷不疑小姐反復。只恐汝父不肯歸周，又生事端耳。今小姐既欲親往，吾撥軍校隨去。」嬋玉拜謝子牙，領兵卒出城，望岐山前來。

鄧九公收集殘兵，駐筓一夜；至次日陞帳，其子鄧秀、太鸞、趙昇、孫焰紅侍立。九公曰：「吾自行兵以來，未嘗遭此大辱；今又失吾愛女，不知死生，正是羊觸藩籬，進退兩難，奈何，奈何！」

太鸞曰：「元帥可差官齎表進朝告急，一面探聽小姐下落。」正遲疑間，左右報曰：「小姐領一枝人馬，打西周旗號，至轅門等令。」太鸞等驚愕不定。

鄧九公曰：「令來。」左右開了轅門，嬋玉下馬，進轅門來，至中軍，雙膝跪下。鄧九公看見如此行徑，慌立起問曰：「我兒這是如何說？」

嬋玉不覺流淚言曰：「孩兒不敢說。」

鄧九公曰：「你有甚麼冤屈？站起來說無妨。」

嬋玉曰：「孩兒係深閨幼女，此事俱是父親失言，弄巧成拙。父親平空將我許了土行孫，勾引姜子牙做出這番事來，將我擒入西岐，強逼為婚。如今追悔何及！」

鄧九公聽得此言，誠得魂飛天外，半晌無言。

嬋玉又進言曰：「孩兒今已失身為土行孫妻子，欲保全爹爹一身之禍，不得不來說明。今紂王無道，天下分崩。三分天下，有二歸周。其天意人心，不卜可知。縱有聞太師、魔家四將與十洲三島真仙，俱皆滅亡。順逆之道明甚。今孩兒不孝，歸順西岐，不得不以利害與父親言之。父親今以愛女輕許敵國，姜子牙親進湯營行禮，父親雖是謙辭，誰肯信之！」

「父親況且失師辱國，歸商自有顯戮。孩兒乃奉父命歸適良人，自非私奔桑濮之地，父親亦無罪孩兒之處。父親若肯依孩兒之見，歸順西周，改邪歸正，擇主而仕；不但骨肉可以保全，實是棄暗投明，從順棄逆，天下無不忻悅。」

九公被女兒一番言語說得大是有理，自己沉思：「欲奮勇行師，眾寡莫敵；欲收軍還國，事屬嫌疑……」沈吟半晌，對嬋玉曰：「我兒，你是我愛女，我怎的捨得你！只是天意如此。但我羞入西岐，屈膝與子牙耳。如之奈何？」

嬋玉曰：「這有何難！姜丞相虛心下士，併無驕矜。父親果真降周，孩兒願先去說明，令子牙迎接。」

九公見嬋玉如此說，命嬋玉先行，鄧九公領眾軍歸順西岐。

鄧嬋玉先至西岐城，入相府，對子牙將上項事訴說一遍。

子牙大喜，命左右：「排隊伍出城，迎接鄧元帥。」左右聞命，俱披執迎接里餘之地，已見鄧九公軍卒來至。子牙曰：「元帥請了！」

九公連在馬上欠背躬身曰：「末將才疏智淺，致蒙譴責，理之當然。今已納降，望丞相恕罪。」

子牙忙勒騎向前，攜九公手，並轡而言曰：「今將軍既知順逆，棄暗投明，俱是一殿之臣，何得又分彼此。況令愛又歸吾門下師侄，吾又何敢賺將軍哉。」

九公不勝感激。二人敘至相府下馬，進銀安殿，重整筵席，同諸將飲慶賀酒一宿。次日，見武王，朝賀畢。

探馬報入汜水關，韓榮聽得鄧九公納降，將女私配敵國，韓榮飛報至朝歌。有上大夫張謙看本，見此報大驚，忙進內打聽，皇上在摘星樓，只得上樓啟奏。左右見上大夫進疏，慌忙奏曰：「啟陛下：今有上大夫張謙候旨。」紂王聽說，命：「宣上樓來。」張謙聞命上樓，至滴水簷前拜畢。

紂王曰：「朕無旨宜卿，卿有何奏章？就此批宣。」

張謙俯伏奏曰：「今有汜水關韓榮進有奏章，臣不敢隱匿；雖觸龍怒，臣就死無辭。」

紂王聽說，命當駕官：「即將韓榮本拿來朕看。」張謙忙將韓榮本展於紂王龍案之上。紂王看未完，不覺大怒曰：「鄧九公受朕大恩，今一旦歸降叛賊，情殊可恨！待朕陞殿，與臣共議，定拿此一班叛臣，明正伊罪，方泄朕恨！」

張謙只得退下樓來，候天子臨軒。只見九間殿上，鐘鼓齊鳴，眾官聞知，忙至朝房伺候。須臾，孔雀屏開，紂王駕臨，登寶座傳旨：「命眾卿相議。」眾文武齊至御前，俯伏候旨。

紂王曰：「今鄧九公奉詔征西，不但不能伐叛奏捷，反將己女私婚敵國，歸降逆賊，罪在不赦；除擒拿逆臣家屬外，必將逆臣拏獲，以正國法。卿等有何良策，以彰國之常刑？」

有中諫大夫飛廉出班奏曰：「臣觀西岐抗禮拒敵，罪在不赦。然征伐大將，得勝者或有捷報御前，失利者懼罪即歸伏西土，何日能奏捷音也。依臣愚見，必用至親骨肉之臣征伐，庶無二者之虞；且與國同為休戚，自無不奏捷者。」

紂王曰：「君臣父子，總係至戚，又何分彼此哉？」

飛廉曰：「臣保一人，征伐西岐，姜尚可擒，大功可奏。」

紂王曰：「卿保何人？」

飛廉奏曰：「要克西岐，非冀州侯蘇護不可。一為陛下國戚；二為諸侯之長，凡事無有不用力者。」

紂王聞言大悅：「卿言甚善。」即令軍政官：「速發黃旄、白鉞。」使命齎詔前往冀州。